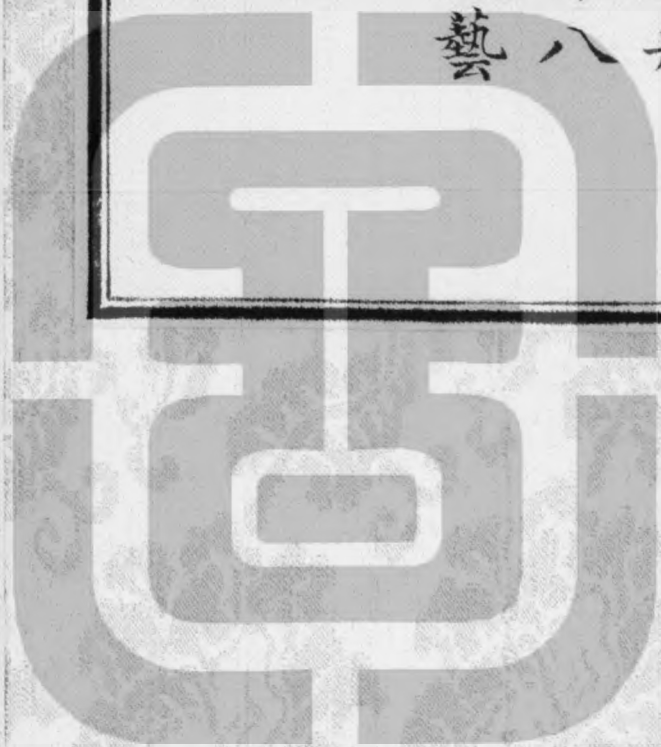


新修長蘆鹽法志

第十六冊

卷十八

文藝



長蘆鹽法志卷十八

文藝
文 詩 紀 恩 詩



自漢書紀藝文而後之志郡邑者咸宗之以為是省俗觀風不啻輶軒徧適也長蘆近依日下仰沐

聖天子之休光其間撰述篇章亦多有可藉資於掌故者詎謂鹽志專司食貨而於茲可在所畧乎志文藝

文

重修天津儒學記

巡鹽御史

李棠

大哉文乎日星以之麗天山河以之奠地上塉下黷高卑

長蘆鹽法志 卷十八 文
錯陳經緯互交。而陰陽咸理。具在於人。崇四術而敷五教。非是罔攸敘也。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京師首善之區也。近畿向風之首也。

國家定鼎燕山。南面而聽天下。天津一衛城耳。然直輦轂之東南。地鄰風雨之交。扼川途之衝要。漳衛衆流所潑滙。九州萬國貢賦之艘。仕宦出入商旅往來之帆楫。莫不棲泊其境。海濱廣斥。鹽利走於燕晉。趙魏三河。齊魯之郡。履絲曳縞之商。羣萃而托處。自前明來。蕃衍甲於滄瀛間。衛之有學也。以為庶富之後。不可無教。且五方所輻輳。望天京

者。觀光於是始焉。文治無容或闕也。間者屬開創之始。我皇清撥亂世而反之。正民瘡痍者。漸以起。而生聚猶未興。故闡闡蕭條。蓋藏寡乏。詩書絃誦之文。輟而不聞。學宮鞠為茂草。過者咨嗟嘆之。余以康熙七年戊申。偕孟公巡鹺長蘆。爰涖茲土。往昔鹽使者留居邸舍間。巡行之役。一再至津門。而余軫商竈之艱難。念吏弊之叢蠹。大欲整施釐剔之。始請駐節於斯。以朝夕經紀其政。下車之始。謁

先聖於學。覩廟貌摧頽。堂廡圯壞。慨然於文教之不振。思有以倡率而鼎新之。視事以後。搜宿弊。除賸削。省額外之科斂。

長蘆鹽法志 卷十一 文
商竈稍稍寧息。民生計藉以安。乃首蠲薄俸。庀材鳩工。諏
吉興作。海防通轉運使以下。聞風樂趨。諸紳士與慕義之
民。交相鼓勸。畚揭如雲。斧斤雷動。至康熙八年己酉三月
而告成。堂皇赫敞。樞星豁牙。房序陰岑。丹碧炳煥。祀事因
之虔。觀瞻因以肅。今

聖天子臨幸太學。親行釋奠之禮。

御彝倫堂。聽講經義。首善之地。文治蔚興。而余適以時葺宮牆。新
黌序。勸師儒。而作多士。俾近畿之域。雍雍乎時聞詩書絃
誦之聲。九州萬國觀光而至者。被中和禮樂之澤。思所以

一道德而同風俗。未必無裨於

盛時文治之萬一也。乃鏤貞珉以紀歲月。而系之以銘。銘曰。
倬彼雲漢。垂天章。邦畿東南。惟津梁。泮宮巍莪。文治昌。作
新廟貌。瞻宮牆。家絃戶誦。士習良。千秋芹藻。流芬芳。

重修滄州儒學記

運使 盧 紘

滄治與長蘆舊分二城。滄城濱海。而長蘆居河之溪。相距
四十里。自州治移併於長蘆。稽地理者。但知滄州不復言
長蘆矣。長蘆使者。專司鹺政。所隸有鹽場。有竈戶。因有竈
學。有竈生。州另有庠。各不相涉。自州既併長蘆。司鹺者。雖

庠之隸州亦得過而問之。滄庠在南門外適當長蘆署前。按滄在漢唐間賢人君子固接踵出而近時人文蔚興德業彪炳有位公卿者矣。有冠南宮者矣。有先對策者矣。雖聯翩不替而膠庠乃發祥地歲久而圯非所以肅觀瞻也。絃忝斯任爰及乃僚及守茲土者諮諏營度鳩工庀材殿桷廡楹次以修舉於時州之鄉先生咸樂襄其事若士若商亦爭慕義以輸。歷春徂夏將底厥成於時巡鹺使者適按部行事郡伯司理暨諸邑令咸集於茲會觀其盛各量有捐塗墜丹雘斯完美無缺因憶滄庠臨河負海左挹清

衛。右控津門人傑地靈於斯焉聚似無容補助其間然飭几筵以妥神重師儒以嚴教凡宦茲土者固未可諉曰美鍾自然而我無所事事也矧學士筮仕牧民所治非財賦即簿書其能明於樽節愛養之術而不肯為俗吏所為者必其為聖人之徒也則大崇儒學抑曰無忘其本始云爾

關聖廟碑記

巡鹽御史

嚴曾渠

鹽政於國計為最鉅周書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後世之有鹽筴所以利日用通轉輸亦食貨之一也。今海宇清晏財賦充盈淮浙河東閩粵皆饒煮海之利而長蘆密邇都城

輦下戶口億萬。皆仰食於其地之所出。食鹽之額。至十餘萬引。亦綦盛哉。然供鹽之商既多。人心參差。相為凌競。強者工於并兼。弱者困於壅遏。利爭於下。而課虧於上。鹽政之弊。自商之擅利始也。比者諸君子力矯其習。創為公局。議立條約。一以轉運之先後。為鬻鹽之次第。運至於場。各以十鬻其一。為率。舉才力強毅。公明服眾者一人。以主其事。而特供關公於其中。六神分供於左右。示無所私。可謂詳且善矣。余不敏。曩嘗受

命視鹺瀛海間。仰惟

天子恤商之意。不憚勸勉。欲諸君子敦崇廉讓。相與有成。今聞公局立。規條剏新。較若畫一。竊有厚幸。夫利欲其均。法欲其久。自古良法美意。可以裨國家而維風俗者不少。往往積漸。以至於隳廢。使其繼之者。常如始作之心。則歷久可以不敝。蒙其利者。不亦多乎。余望諸君子。堅明約束。守以終始。無開并兼之風。無成壅遏之勢。公局之垂盛於不朽。可必矣。局始於康熙甲子年。成於乙丑年。其地則有堂有廡。有棲神之宇。有燕寢之所。庖廩廬舍。儼成安宅。為地三畝。三分。凡屋五十九楹。經其始者。霍君晴嵐。繼之者。李君盤

若孫君建恒然結構初成未謀久遠之計今規模煥然重勒碑以聿新之者李子德滋也是誠足表於後夫是為記

天津河東鹽坨平浪元侯廟碑記

大學士

陳廷敬

海門者海水之所出入也茲土南距海百餘里日潮汐兩至至時水勢澎湃洶湧逆河流而上之一出一入若由戶達故名海門津門者衆流之所匯聚也古南北之水不通江河異派無由相達自漕通而天下之水半聚於茲且河海會流三汊深邃更名津門津通舟楫之利聚天下之粟致天下之貨以利京師海岸數百里鹵積成鹽自畿輔山

左中州之地咸取給焉實一地也而今昔異名時有重輕故名有隱顯耳然其間汪洋巨浸與夫逶迤數千里內不無神以主之主之之神非聰明正直靈佑如響者不足以厭天下之心享天下之報裡豐祀於無窮也舊有神廟居河之西威靈赫奕無遠弗屆凡南北仕官商旅之往過茲途者靡不祭祭必虔故舟行一遇急流怒浪危湍驚瀾必仰呼於神如或見之神綦靈矣由是祀無虛日庭不能容當夫海之未有明禁也商舶往來檣帆相望幾於蔽日且鹽行任重途遠非巨艦弗勝非神力弗達苟有慢心竟日

不能移咫尺。一念虔。百餘里可俄頃至。故網人每致敬而有德於神。尤甚於仕宦商旅也。羣議復建廟於河東。厥日孔臧。厥基孔陽。明宮宏敞。齋廬潔清。前華表而後寢居。以及東西兩序。齋庖之房。百用具備。其一切工費。悉取給於網中專祀也。始建於順治己丑季秋。迨今三十餘年。戴神惠於不替。嗚呼。聞古凡神有功德於民者。明王必加以封祀。今神利國惠民。彰彰如是。厥功偉矣。

天子嘉神之績。錫之爵曰平浪侯。遂勒石作記而繫之以詩。乃作詩曰。緬維海門。禹績不磨。易名津門。厥功孔多。通利屈遠。

惟神是呵。如或見之。朱冠綈綈。出之坎窞。與以平沲。更其大者。海不揚波。邦家之利。莫重於嗇。

天子旌功。擊鼓鳴鼉。爵曰平浪。玉冊金科。永清以晏。終平且和。

河東鹽坨平浪侯廟碑

巡鹽御史

余泰來

蓋聞聖人首出。膺璇圖。履坤軸。山川之神。莫不奉若懷柔。奔走効靈。而崇德報功。亦且錫以封號。載在祀典。烝嘗盼饗。永遠弗替。所云能捍大災。則祀之。皆有功德於民者也。天津近在畿輔。甸服之地。為古渤海郡。上應天文。析木天津之纒。百川朝宗。合流歸墟。實當北海海門。要衝歲運。漕

米江淮吳楚千萬艘咸賴利涉而煮海榷鹺凡北地鹽政統賴茲土昔人所賦積雪中春飛霜暑露其効靈於海若者尤大彰明較著焉余以康熙癸酉秋九月奉

天子命巡視長蘆鹺政駐節天津至則循例禋祀海神平浪元侯廟貌赫奕俎豆維馨越明年甲戌秋八月使事將竣報政有日諸紳衿商賈鳩貨庀材聿新輪奐廼以神廟落成來告夫元侯職司巨海較四瀆稱雄長利國惠民厥功甚偉厥利維普凡舟楫帆檣往來出沒於洪濤巨浸中無顛危傾覆之患得以充實

天庾佐水衡濟邊儲以無憂仰屋者惟神庥是賴考諸祀典始封平浪侯爵再晉元侯號比諸方岳歷著顯績其明德遠矣廟始建津之河西今順治間改建河東介在鹽坨以靈佑榷鹺為諸商崇報尸祝故也余受事以來星軺所至凡直隸齊豫迨於江南之徐宿幅員數千里計課金錢數十萬有奇幸無廢墜隕越以歸報

天子是神之相余於冥漠以有成勞也表厥懿顯勒諸金石余不敏其復何辭廼碑而為之銘銘曰泱泱北溟王彼百谷比於岳靈雄長四瀆矧茲津門屬在甸服翊贊雍熙聲靈百

族歲濟漕艘牙檣萬舳爰祐醴鹽霜凝雪簇上佐水衡樵
翰輦轂元侯崇報焯煌綸軸美奐美輪墜塗丹雘采蘋湘
藻桂馨椒馥壽之貞珉穆清雍肅海波休晏昨爾遐福

西沽浮橋碑記

直隸巡撫 趙宏燮

先將軍在昔駐節津門余時方佔畢習舉子業就順天鄉
試嘗往來衛城北郭外見西沽一渡水勢澎湃行者病涉
即慨然欲請於先將軍以建浮橋會先將軍奉

命統師討叛不果行及余兩蒙

聖恩監司茲土前後履任未及三載亦未暇以為然自幼時趨庭

省侍以及宦遊所至自山左觀察洊歷方伯旋即秉鉞中
州凡經閱津渡則斯橋之志未嘗不時存於中蓋此地上
接

神京為天下水會四方舟車之所輻輳潞河之水建瓴而下
其水發源塞外自通州入潞河與寶坻縣之潮河合流至
此折而東南其西則諸淀為桑乾為滹為清為徐曹電泮
四水為磁唐沙三河諸水匯集而徒駭滏陽亦由此分流
疏派皆自西沽傾瀉與潞河合並趨三岔河以入海其在
虹藏角見之時河流就軌兩水交觸尚齟齬不相能至天

長蘆鹽法志 卷十八 文
降時雨。百川並漲。諸淀之水奔騰洶湧。如萬馬紛馳爭隘。奪險。又如兩軍疾驅。卒然相遇。前有所拒。後不及停。湍激奮迅。莫可名狀。舟師失戒。恒多覆溺。則斯橋之作。蓋未可已也。余承

天子寵命。自中州移節畿輔。復奉

聖恩。特加總督。凡地方大利大弊。釐剔修復。次第舉行。乃得及於斯橋。於是率先捐俸。屬長蘆運使宋君師曾。天津道朱君綱。鳩工庀材。排列巨艦。橫貫鉄索。施板覆土。南北對峙。坦若康衢。而又相度行艘。時其啟閉。以及鉄貓麻纜。百物具

備。凡用船一十有六。計其長二十有六丈。糜白金二千餘兩。肇於康熙甲午歲冬。以乙未夏四月訖工。橋成。二公歸功於余。余曰。衆擎則易舉。同好則久存。余雖一人倡之。而藉諸君之力。乃得商民子來。恐後於以有成。尚冀後之人同乎斯好。時復修葺。則斯橋庶幾其可久也。而余伏念先將軍總統

王師。削平滇黔。功著旂常。而余又蒙

聖天子永念前人之烈。特優

簡拔。再世秉旄。得縻祿於此。以報

君之恩。繼親之緒。斯橋之作。余實有厚幸焉。而二君部署纖悉。具有條理。其勤於職。又可知也。用伐石刊事。並勒募義商民姓名於碑之側。

修築渠黃口隄岸碑

竊聞隄以禦患。貴防之於未然。石以頌功。實垂之於永久。故慶宣房之福。則沉璧刑牲。而將明德之思。亦勒鐘刻鼎。於今為烈。振古如茲。乃者三衛鑿儀。早歸樂國。渠黃口岸。復見安瀾。雖築之當年。曾讀庭燎之舊記。而修於此日。實荷各憲之洪規。自關帝廟至書院之前。共二百四十餘丈。

計土木資。並工匠所費。約二千數百多金。始於去歲暮春之初。終於即年七月之朔。凡四閱月。告厥成功。於是勒之貞珉。并以誌其材用。庶幾無窮恩德。同隄工而長存。不朽聲名。與河流而俱永。云爾。

重修龍王廟記

巡鹽御史

莽鵠立

予今而知天之申命保佑。神之誠通感召。有如斯之靈。且速耶。今年春天不雨。

天子親徂郊圻

警蹕旋臨。而雲油雨沛。澤乎四方。詩曰。農夫有慶。萬壽無疆。

天下頌焉。夫川后嶽瀆之所以効靈以

聖人之心即天心。故感通而佑命之。其靈且速如此。越兩月仲夏。

天津蕞爾區。或耘或耔之後。東南其畝。重望雲霓。是時也。百穀既播。二麥未登。予思天津為

神京畿輔。人烟輳集。秋斂無望。則黎民阻饑。予方以為憂。詢知鹽關之南有龍神祠。為靈昭昭。予亟聞於元戎徐公。兩觀察年公段公及同城文武羣僚庶士。即於是月二十有七日庚子。以禋以祀。虔告於神。而衆商亦從予禱焉。厥明辛丑二十有八日。尚烈日炎風。迨至未刻。雷起兌方。霖雨

如注。自申至夜分方止。四野霑足。及入五月。長雷淅淅。又日以相繼。前之喜雨。至是而愁霖。向之憂旱。至是而苦澇矣。予復憂之。六月朔壬申。予再禱以求晴。越朝果薰風自南。雲斂日霽。於是津之衆商。覩神之靈且速如此。皆曰。予之誠。有以感召之也。咸歸功於予。予進而曉之曰。雲行雨施。天下平者。

聖天子之神運也。雨暘時若。百靈効順者。

聖天子之德化也。今之旱而雨。雨而晴。感應如響者。天之申命保佑也。予何有焉。衆商復為予請曰。公不有其功。神惠宜報。

也。請公題額以昭其靈。吾儕捐資以新其宇。予忻從其議。即首為捐金。元戎觀察諸公皆樂助以成衆商之志。予因為記以壽石。俾後之覽者知神之奏績於

清時商之慕義於不朽皆仰體

聖天子之精誠感召以惠此一方自此天不屯膏地無遺利時和歲稔海不揚波

聖澤汪洋永永無極皆於是乎兆且望後之人虔修廟祀以傳神惠於無數焉

重修院署記

巡鹽御史

莽鵠立

雍正元年五月十三日予奉

命巡視長蘆鹽政時蘆商疲困公私逋負不下百十餘萬案牘山積先是

皇上既命管侍衛內大臣公今刑部尚書阿公監察御史年公鞠審官商虧欠又

命予來經理其事

聖訓諄切務期徹底澄清予履任後曉夜思維隨以加鹽免課通融帶運展限奏銷借帑收鹽接濟滄商數事面奏於

朝俱蒙

俞允凡可恤商裕課者。不惜殫盡心力。為之籌畫。商困稍甦。予固屏絕苞苴。即一切糜仗。亦無所用。又不欲廢向來制度。因令收藏。以俟後人。至鋪設物件。除銀器現具。錦緞之屬。當即發還。惟錫器木器磁器。留用亦召吏登記。以便差竣。給領。至於衙署之傾圮頽廢。固已安之矣。次年二月。予東巡。留駐濟南者兩閱月。眾商乘時集工繕修。予聞之。即傳諭寧樸毋華。不得妄費。及還。而見署內之傾者已正。頽者已整。甃石砌磚。易瓦繚垣。庖湔廁廡。靡不完聚。署後舊有射圃。在荒草中。客至較射。則取葦蓆以避風日。至是築室三

楹。址三層。墻四圍。予因題所居南室曰敬事堂。取論語敬事後食之意也。予舊以名寧夏署。今蒞此地。仍以名之。題射圃室曰繹志軒。取禮記射者各繹己志之意也。眾商若勤勤為予計者。夫予以身許

國。即家事且不問。衙署美惡。更勿留意也。故始而傾圮頽廢也。安之。繼而易舊為新也。亦安之。今蒙

聖恩再留任二年。然日月如梭。此室乃傳舍也。豈因繕修而以商人為德哉。但予素惡新舊交代之際。苟可携者。則捆載而去。其難致者。則濫給輿皂。甚至櫺扉磚瓦之類。亦恣行殘

長蘆鹽法志 卷十八 文
毀非必出自居官者之意。大槩繫無知僕從所為。予既惡此。故嚴約下人。時加愛惜。使去任之日。一如方新之日。並勒石以囑後之居。是任者各飭其家人下役。不得恣意殘毀。一以念商艱。一以惜已福。幸勿謂予之饒舌也。

環水樓記

巡鹽御史

莽鵠立

天津公署最後巋然而高者曰環水樓。蓋取河流滌繞。圍環若帶之義也。其天晴氣朗。月夕風晨。雲霞燦爛。烟火參差。路轉檣迴。帆影拂檻。至若浪潮上下。忽盈忽虛。依稀乎海上三山。蜃樓百幻。前人之經營是樓而領略斯境者。應

有同情乎。予自癸卯仲夏奉

命而來。至甲辰差竣。又蒙

旨特留。公餘之暇。得以時為登覽。西北則

皇都壯麗。凜然思

天威咫尺。懼無以勝付託之重。伸報効之誠。東南濱海。鯨商之所輻輳。竈丁聚族而居焉。憑眺興思。利何以振之。弊何以櫛之。豪強者何以鋤之。善良者何以植之。困苦者何以恤之。流離者何以鳩之。豈止游觀之助已乎。予嘗論孔子之取水曰。水哉水哉。而孟氏以為取其有本。此特為徐子言。救

其失耳。夫水之取類大矣哉。潤槁滋枯。於德為仁。壯往直前。於德為義。避高趨卑。於德為禮。深潛變動。於德為智。應日從時。於德為信。如其從欲無厭。則為貪泉。攘人自利。則為盜泉。納污藏垢。則為濁流。嚙隄殺稼。則為毒流。一塵不染。則為清波之潔。萬物咸資。則為流澤之長。睹斯水也。亦各視其所取耳。後之登是樓者。當使臣心似水。無曰魚鹽之利。涓涓不息。可以自潤為也。庶於環水之稱。顧名而審厥義也乎。是為記。

天津祈雨疏一

巡鹽御史

莽鵠立

疏為叩祈雨澤事。竊聞天運之有不齊者。唯神足以挽之。人力之所不逮者。唯神足以拯之。是以有求必應。而隨感斯通。欽惟尊神。變化隨時。仁勇冠世。顯威靈之赫濯。錫以王封。享俎豆之馨香。臚諸祀典。茲當乙巳。春雨愆期。入夏以來。亢陽如故。有司牧之責者。莫不蒿目焦心。旁皇祈禱。不啻一而再。再而三矣。乃雲有時而密。膏則屯之。雷有時而聲。風則散之。麥秋屆而漸枯。石田嘆而懸耒。夫

國之所恃唯民。民之所恃唯歲。歲一不登。則饑饉流離。兒啼婦泣。將塵

長蘆鹽法志 卷十八 文
宸衷宵旰之憂。及今尚可以補救也。鵠立代

天東巡於本月十七日回津。道途所經。見農民之望雨。不啻饑者之望食。渴者之思飲。翹首跂足。刻無容緩。用是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謹會同鎮道各官。涓吉結壇。匍匐神前。為民請命。伏願處高聽卑。垂慈渙澤。膚寸合而神通。丕顯時雨。降而下土。其蘇戶戶。謳歌家家。尸祝皆沐神惠。於無盡矣。鵠立等不勝激切屏營之至。謹疏。

天津祈雨疏二

巡鹽御史

莽鵠立

疏為遵

旨禱雨事。伏以為民請命。久懷呼籲之誠。待澤孔殷。彌切再三之瀆。蓋雲霓之望。雖迫於人心。而霖雨之施。終須乎神力。洵幽明之可感。望靈爽之式臨。是用誠求。再申虔禱。粵自今春。旱魃為虐。春麥漸槁。秋田失望。鵠立代巡山左。曾經致禱。未獲神佑。回津以後。觸景傷心。禱求彌迫。而屯膏如故。自愧積誠未至。不足以仰格神明。憂心如焚。計無所出。不得已而繕摺奏明。今奉

皇上俞旨。著實虔誠祈禱。欽此。臣特會同鎮臣徐仁。道臣段如蕙。柯喬年等。再設醮壇。齋戒沐浴。謹卜五月朔日為始。虔誠

步禱以仰副

皇上憂勤惕厲之衷。以代陳下土瞻望祈求之意。叩懇尊神大顯靈異。迅賜甘霖。則夏收雖減。秋穫可期。失今不救。將來一望石田。釀成荒歉。神寧無恫乎。為此匍匐叩請。不勝激切屏營之至。謹疏。

謝雨疏

巡鹽御史

莽鵠立

伏以

天心博愛。大德曰生。神聽無私。有求必應。沛甘霖於原野。草木濡膏。遍時雨於田疇。麥麻生色。四郊雀躍。五內心銘。欽惟尊

神潛見隨時。躍飛布澤。大仁大勇。靈異著乎坤維。乃聖乃神。變化全乎乾德。茲因亢旱。用切祈求。不揣悃衷。荷蒙鑒格。雲旂變黷。頃刻而漫野蔽山。雨陣滂沱。瞬息而流川盈澮。槁者轉秀。不啻春漲桃花。樂以忘憂。羣頌恩周。蒲襪鵠立。等仰瞻靈顯。俯被高深。謝以疏陳。感難言罄。伏願百靈効順。四海同春。萬載千秋。佑金甌以永固。五風十雨。應玉燭之長調。鵠立等不勝感激懽謝之至。謹疏。

祈晴文

巡鹽御史

莽鵠立

維神靈之孔赫。實民命之攸司。凡兆民之疾苦。與下吏焉

共之。茲靈霏之久。潦遍淹沒。其耘耔日涔。寶而如注。室傾圮而塗泥。米則珠而薪桂。儼沉竈之無炊。嗟黔黎之何罪。慘目覩其難支。豈

天心之降割。填萬姓於溝渠。立等愧省躬之無術。致恒陰之淋漓。所自艾者。愆尤之有萬狀。而所可信者。神明之非不慈。惟龍王之軫恤。回風伯與雨師。留甘霖而徐沛。念昏墊之可悲。苟

帝怒之弗釋。願立躬以當之。凡愚氓之有咎。皆某職之多疵。謹精禋以拜禱。惟神力之轉移。為億兆人而請命。何恤乎瑣瀆

於神祇謹疏

環水樓記

巡鹽御史

顧琮

雍正四年春正月琮奉

命赴天津協理鹽政。夏五月始受事。入署四面皆水也。有樓焉。汜任初未暇寓目。案牘少清。始登焉。有舊題環水樓額。蓋津為羣水所匯。而使院在運河之壩。西則兗豫諸水入南運。河者滌其前。迤北則諸淀之水會於北運。河者遠其後。皆東南流。至三公河以合流。而歸於海。而茲樓適居其中央。余每徘徊其上。東南滄海西北

神京極目四望。則志氣為之開張。又或暝色入林。羣動皆息。靜夜月明。水天相逼。掩卷默坐。心神瑩然。柳子厚有言。君子之為政也。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蓋鏡之鑑也。惟無物故能鑑物。人心亦然。惟無事故能應事。方其無事。寂然不動。若水之止。澄泓而可以鑑物也。及其應事。感而遂通。若水之流。橫從倨句。必循其理。其萬折也必東。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省身之密也。遂書以自警。以告後之君子。是為記。

靜廉堂記

巡鹽御史

顧琮

雍正癸丑仲秋。余奉

命督理直隸河務。方蒞任。即巡視河防。未遑居處。至冬十有一月。望後四日。歸天津使院。越三日。友人傅文孫至自京。攜朱子所書靜廉二字。石刻贈余。余因以名堂。夫靜與廉。本乎性。亦成於學者也。靜者格物之源。神凝而後幾可研。所以能慮也。廉者守身之要。內澹而後外可潔。所以不撓也。石刻在鎮邑學宮。歲久流落民間。士人張某得之。牆內移置其家。而此刻復顯。余生後朱子數百年。得其書而額諸室。如日侍先賢之側。心常有警焉。是以記之。

重修天津府學明倫堂記

巡鹽御史

顧琮

間考兩漢循吏以良二千石著聲者若文翁之於蜀李忠之於丹陽任延之於武威莫不以興起學校崇尚道德為先事蓋以學不興則教不肅教不肅則化不治化不治則政不成欲政成而訟理俗茂而民和舍學校以為教其道無由也後世司民牧者迫於催科視此為不甚重輕之事將古所謂司徒六德六行六藝之教闕焉無聞於是士之入學者亦自安苟且而不復求進於忠信仁義之途政令之日弛風俗之不古若其不以此也歟天津舊屬衛地其

學創建於前明正統中屢廢屢葺

國朝雍正間由衛升州由州升府學宮則仍其地不改第歲久勿治陳丹暗粉難為觀美前守桂林李公撤而新之獨明倫堂舊址畚築不堅構櫨欹仆今太守程公以龔黃之治行出守是邦撫恤噢咻兆庶康悅朔望則率其令長及郡學博士謁先師廟集諸生而訓迪之顧瞻斯堂將就傾圮慮無以為宣化地也急割俸錢若干而益以廩膳羨貲諏日庀材凡楣椳楔枋栴栴末厠之屬或椽或堊百廢具興肇工於乾隆三年二月日告竣於五月日堂既成諸生

長蘆監志 卷十八 文
謁予請記予謂是舉也用不濫材工不曠役施之而得所
先務不容以不文辭爰進諸生而語之曰

國家

列聖相承誕敷文教四海向風多士生近三輔含茹雅化幾百年
矣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大倫豈無有講明於夙昔
者乎登斯堂也則宜顧名思義臣勸於忠子勉於孝兄弟
夫婦朋友之間益相親而相遜如是則成德達材居為良
士出為純臣而於

朝廷陶鑄人材之典庶幾無負焉不然雖日遊於學俎豆筐
篚象勺干籥未嘗不備其器執鼓控揭笙鏞琴瑟未嘗不
審其音屈伸俯仰盤躡綴兆未嘗不嫻其度而尊君親上
之大義不著不察則郡之人士何以是則而是效三代盛
王之治亦何由復覲哉衆皆曰善爰撫其本末並推原賢
守以經術為治術之意而鑱之於石

重修天津護城河水閘記

錢陳羣

自古土功之興有城必有池所以限封疆通宣蓄資灌汲
利往來也周公成洛邑鑿陽渠以周四面而秦漢以來千
金五龍之號富民利人之名史不乏書代著其烈此亦見

水之為利溥而廢興之間事甚鉅也。天津為九河下流於北地稱澤國。城東北二面臨大河。餘二面無水。舊於城側開護城小河一道。而於城東南角開水門一。以引河水。又於城下東西鑿水門二。引水入城。各立閘。司啟閉。康熙十三年。因廢重修。廣袤深淺。不改其舊。數十年來。木朽石傾。閘不能制水。一時權宜。槩行堵塞。而護城河從此遂淤。太守程公以清德令望來守此邦。四國誦為仁人。

九重聞其長者。網舉目張。百廢具理。先是郡之士民以護城河閘請於前守李公甫。營浚築旋奉。

召以去。至是復請於公。公曰。是不可以不修。遂屬工興事。親督畚鍤。旬月而事竣。清流洋溢。左環右繞。儼乎金湯之固矣。且夫閘之設也。非美觀也。蓋有六利焉。畿南之水。泛溢無時。有閘則按期啟閉。近城左右。永無水患。其利一也。城內溝瀆之水。壅滯無歸。有閘則積水可流。積穢可泄。其利二也。斥鹵之地。素無甘井。居民飲食。皆遠汲河水。有閘則清泉日注。餐飧是資。其利三也。城南鹼地。必藉清水灌溉。有閘則溝澮宣通。磽确之地。皆成肥壤。其利四也。居民夜作。例不禁火。曲突徙薪。備豫宜早。有閘則一旦失火。即可挽水。

長慶縣志 卷十一 文
以撲滅其利五也。有大河以繞其東北，有小河以環其西南。大河總其干，小河分其支，脈絡周通，土風清美。坐使形勝日尊，都邑日盛，其利六也。夫為民興事，捐已有以開百年之利，賢大夫之事也。述舊章，修故典，垂茂績於來茲，廣前猷於不替，亦後世有民社者則也。爰為之記，以為來者法焉。

趙氏義產輸丁碑記

趙瑛

樂豫有言：葛藟猶能庇其根本，是故厚可為也，薄不可為也。矧薄我宗族乎哉！我趙氏始祖前明永樂時來自南中，占籍海墘，為竈戶於武清縣趙家莊，大小二處聚族而居，十有餘世。

本朝順治初年，我曾祖洪宇公徙居天津，逮我祖華亭公，我父佐君公，三世相承，士農兼習，資產豐裕，務為敦睦之行。凡我族丁有常賦，或力不能措，悉代輸之，償與否固無論也。自時厥後，雖椒聊繁衍，而門戶分析，素業亦已漸嗇，常恐失德起於乾餱，六行衰於任恤，繩武無聞，詎非詒厥之羞乎！瑛無他藝能，不敢扭於嵒窳，而勤儉無失，溫飽俾子弟輩佔畢家塾，循樸素之習，保堂構之基，誠為厚幸。然皆

高曾以來餘慶之所貽也。念水木之本源。今之支分派別。雖與瑛遠近有差。自先人視之。則軫愛惟均。而瑛乃薄之。敢乎哉。通計族竈丁。共二十三丁。九分五釐五毫。既不能使貧乏者悉家給而人足。而勉吾力以紓其困。俾丁賦無一逋者。於今三年矣。然而拳拳之意。願始終為之。不啻三年也。又願吾子孫世世為之。不啻百年也。因置得小孫家莊一處。計房基園田地七十二畝。四分四釐四毫。距大直沽先塋里許。佃戶十數家。每歲租銀三十五兩七錢三分。擇族中謹愿者。遞司出入。凡二十三丁之賦。皆取給焉。輸

將無悞。安享太平之福。其贏餘為春秋祭掃之用。合雲仍。飫餽餘。盡歡而退。歲以為常。亦可少申敦睦之忱矣。自義田既設之後。上其事於官。案牘永存。又勒之貞珉。圖形炳具。子若孫。必不敢據為己有。族人之心。必不敢妄生覬覦。如有不肖。協力攻之。此一時之過慮。料他日必有人加惠宗支。繼起而式廓焉。瑛豈無厚望歟。用是備書顛末。布告來茲。以待我趙氏之亢宗者。

包孝肅公廟碑

運使

倪象愷

轉運使始於李唐天寶。後守是職者無論已。宋代名臣如

陳恕鮮于侁呂公弼歐陽修唐介諸君子皆先後歷茲任
惟包公之名獨著公諱拯字希仁宋時由龍圖閣直學士
出為河北都轉運使時公私充斥競言財賦公獨守祖宗
法不聞別有改創利徧魚鹽威懾戚貴其所為政寓慈惠
於剛毅之中故至今士大夫猶想見其風徽以相感厲下
至僕隸妾婦以及牛童馬走無不道其姓名述其遺事津
津焉且凜凜焉若前日事者此豈勢力智巧之所得爭歲
月寒暑之所能滅者哉誠發於中而情見於外也惜轉運
惠政史闕畧不傳無考鏡然公孝篤於親忠結於主關節

不到笑比河清正直有為之氣其感於後世之人心者尚
耿耿不忘則其措之當時者必歷歷可信然則公之政雖
不傳而所以傳之者至矣昔召南詠歌召伯之化至愛及
甘棠而終不言其化之之道韓昌黎刺潮州至今民水旱
疾疫必祝而蘇子瞻作廟碑亦不縷書其政治蓋有可指
者尚偏而不全而至於無可指者直久而愈篤故聞聲知
人不言而喻不然公去今遠矣既未嘗親被其澤又非求
媚於神而何以愛慕之而俎豆之君蒿悽愴若或見之其
得於人如是哉愷承乏長蘆才弱力腐望古生愧滄州運

判史君尚廉分職二載恤商體竈有公之心因宋轉運聽事舊地新公祠宇以光薦祀以答人心前宮保孫公今制府高公鹽政三公直以繩人廉以澤物諸所設施與公合轍於是允其所請屬愷酌量經理商竈士民鼓舞趨事匝月落成延主持奉香火有司春秋祭享史君請記於余因書其事於石嗟乎轉運一官古來衆矣且其人皆賢而有為者而公獨廟食茲土數百年馨香如一日且可期於無窮我於以知公之德澤之深且遠更以見直道之公為不隔於三代也

重修儒學碑記

運使 盧見曾

自古建學者必於國之陽塏爽之地宅高勢崇使瞻而知尊治財用物使久而恒固潔其堂皇使禮行而肅廣其舍宇使事集而備時其繕完望焉而若新盛其鼓舞興焉而不倦非是無以宏聖道成教化也我

朝尊師右文典禮隆備追崇

先聖五代之祀釐正從祀諸儒建書院加特科廣博士弟子員額九州俎豆之區罔不承流向風以仰副德意天津於神京為左輔東距大海洋船鹽筴百貨之所輻輳又自明以

來為軍衛之地。其改為州治。因而陞府。幾三十年。人心風俗之漸染於功利。猶有未克丕變者。所以崇奉學宮。習祭菜。鼓篋之儀。以播絃誦之雅化。視他郡尤為亟。政理之要。莫有先焉。歲辛未。余遷長蘆運使。始至。釋奠。仰瞻殿壁。墜剝門廡。欹斜。櫺星門內外。水瀦而蘆茂。席板以渡。迺得進而瞻禮。頽垣通市。完者亦卑不及肩。為慨然太息者久之。謀修建於臺。使者高公恒公曰。吾志也。按察司副使董君承勳。知府熊君繹祖。聞之。交贊其事。迺簡官師之能受功者。率作興役。疏其水而去之。使無復淤。薙其草而絕之。使

無復茁。垣宇所設。增其庫。植其傾木。石所施。汰其朽。任其壯。滌之堊之。丹之。釐之。自堂徂基。周內及外。凡學所宜具者。靡不畢舉。於是枚枚翼翼。瞻者赫然。知學宮之尊。而仰聖教之大。且將使津之士。因是興起。以臻乎日新之盛。而復推其餘。以及里巷鄉曲之間。皆知慕文學而敦禮讓。夫固予所旦夕期之者已。是役也。經始於乾隆辛未七月。其落成。則以十月庚子。凡八十五日而畢工。計財用之費。為金一千一百有奇。云。抑考天津於明之正統。始建學宮。歷景泰至崇禎二年。而修者五。我

朝自順治十年。至康熙四十七年。而修者四。雍正九年。陞州為府。十一年。知府李君梅賓。修建府縣兩學。迄今甫十八年。而修者三。是何後之修者。若是其亟歟。余維津為水鄉。水不治則壅。壅則地潰。宮之垣墉屋舍。因以頽圯。官斯土者。苟其以時疏濬。而葺治之。於以敦行典禮。崇獎儒術。輔成。

聖天子覃敷文教之盛。而毋視為緩圖。斯則余之所臨文興歎。而不能無望於後之人者也。

問津書院碑記

運使 盧見曾

世宗皇帝御宇。飭天下省會各立書院。蓋緣教授等官。部選拘於年例。不必盡賢且文。又弟子員散處。無由朝夕相見。一一端其德行。而課其材藝。乃於學宮庠校之外。別建一肄業之所。禮聘名儒。掌其教。拔庠士之尤秀者。資以膏火之費。使朝夕與居。以授經而講藝焉。其為興德育才計。至深遠也。嗣是郡縣有司。承

上意旨。通都大邑。往往設有書院。士習蒸蒸。進而益上。天津以百川朝宗之地。而為京師左輔。感化最先。輶軒採風者之所首及。顧闕焉未興。余竊病之前。太平府通判查君為義告

長蘆鹽法志 卷十八 文
余曰家有廢宅在運署之西南隅其地高阜而面陽形家以為利建學盍筮之筮從白之總督方公觀承署鹽院高公恒均報可爰庀材鳩工位其中為講堂堂三間前為門後為山長書室而環之以學舍凡六十有四間計費白金二千四百有奇經始於乾隆十六年辛未八月落成於十七年壬申二月適吉公慶來視鹽政為延名師立教條入學鼓篋宵雅肄三賓燕禮成容止有秩越翼日諸生踵門謁請所以名是書院者爰進而詔之曰若濱海亦知夫海乎孔子之道猶海也學者蘄至乎道而止今之制義其津

筏也學者因文見道譬如汎海者正趨鼓楫候勁風揭百尺維長綯挂帆席然後望濤遠決乘躋絕往以徐臻乎員嶠方壺蓬島之勝若自厓而返與終身於斷港絕潢而不能達者皆不得其津者也余姑導使問焉毋致眩惑於沙汭之雲錦邁忤於暫曉之蜩像則庶乎其不迷於所往矣諸生再拜曰有是哉夫子之詔我也敢不顧名思義以勉承教思於是伐石紀言述事所緣起而名之以問津云

書倪節母王孺人行畧後

進士 王又樸

余師方望溪先生退老金陵余以職事謁上官至必就先

生先生詢余曰天津亦有奇德異行足以傳者乎余唯唯未有以應也及余謝老將歸過邗溝適有築隄之役留泰而倪生錕自鄉來從余遊書其嗣母王孺人之節行求余言以傳余以孺人之守節撫孤凡士夫家知禮義重廉恥者皆能之况已奉

旌典行實列禮官將為史館所採錄而又何待余言以為重乎既而錕言其母之居貧作苦約已豐人宜家及恤下諸事並述其所以訓誡子孫之言與行者余始稍稍異之既又言其母之事祖姑能得其心命主家政有惠逮下必曰

此太夫人意如某事某事皆其實蹟也余不覺憬然動容肅然起立而言曰有是哉此德盛禮恭聖賢之行詣而乃得之於婦人女子乎夫好行其德而樂居其名人情也然且有攘美者然且有嫉能者彼非在衣冠禮樂中者耶而然且如此至於窮居閭巷之士欲砥行立名恥其聲聞之不著輒自炫奇標異以求有聲勢者之援則皆今日男子之行也至於善則歸君過則歸己古純臣之義士大夫所不能為而孺人能之方且風示天下以為具鬚眉者所愧恥而奮焉以興而豈僅僅焉重閨閣而端女範而已乎獨

惜余師已歿不及得其文以傳孺人也。且余與倪氏交自祖孫父子三世矣。孺人之賢如此。而余不能知。余之聾聵其可愧。又為何如也已。

殷貞女哀辭

查禮

自古節烈之婦。往往臨患難。際熒獨。以一死完其身。若夫遇人不淑。遭其凌暴。雖志芳行潔。不以為德。反以為讎。其遇尤可憫。而其心之難白。有百倍於患難熒獨者。若天津貞女殷氏。可哀焉。殷氏本貧家女。幼失父。惟兄母是依。年十六。嫁為村民邢文貴妻。文貴素無行。其母趙氏。以淫佚

聞。初文貴娶于氏。以貞慎故。出之。聞殷氏孤且美。以計復為文貴娶之。而殷氏堅貞逾于氏。趙氏怒甚。乃與文貴日加捶楚。以沸湯沃之。燔灼其體。體盡潰爛。郡守劉公知其事。委邑尉訊驗。而氏絕口不言。夫姑之惡。且守禮甚篤。欲驗其創。不可得。未幾氏卒。邑令張公歸自上谷。躬為推訊。盡得其情。即置趙氏文貴於法。而氏之節始著。是日傾城往觀。無不誦郡邑二公之廉明。而慶殷氏之貞。得以不朽也。余謂氏之遭遇。為人世之至不幸。幸而郡邑二公為之表揚其事。其亦可以無憾矣。爰作辭以哀之。辭曰。

清且直兮。白河之流。高城巖巖兮。峙河之洲。有女食貧兮。深源之裔。負郭而居兮。甘心疏糲。惟鳩媒之無良兮。棲鸞翼於荆榛。播桑中之餘波兮。將貞者而胥淪。羌惟賣珠以牽蘿兮。知市門之不可倚也。寧焦灼而焚如兮。亦何悔乎。九死也。行路為之涕泣兮。鄰里為之輟歡。喜父母之孔邇兮。邑魯恭而郡袁安。嗟守禮之獨嚴兮。媿呈身而識面。蓼食辛而自知兮。忍中藋之外煽。魂冥冥而長逝兮。從嫠女與靈妃。雖膚髮之毀傷兮。完禮義而全歸。嗟輕塵之棲草兮。誰抱貞於空谷。植汙泥而不染兮。宛青蓮之馥郁。登荒邱而憑弔兮。慨葬玉之深深。聊陳辭於遺躅兮。庶千載之下。得以識匪石之良心。

重修長蘆公所碑記

運同 孟 淦

使署西北隅。有長蘆公所焉。創始康熙十三年。乾隆五年踵修之。前使倪公詳其顛末而勒諸石。所謂虛謀集益之義也。迄今四十餘載。相沿既久。頽圯殆盡。而未嘗有過而問焉者。壬寅夏。我運憲張公。

簡命蘆鹺使事。甫駐節。省情形。按虛實。準情酌理。仍利祛弊。靡不至當。為之歎曰。商力衰而人心渙。即公所而大畧可觀矣。

於是指陳利弊愷切詳明我督憲鄭奏聞

廷陞旋蒙

特恩加價自是困者復甦歡騰載路咸曰將何以答

聖恩而酬憲德也惟有同心協力俾鹺務公私歸於萬全亟宜率

由舊章復厥成規遂以修葺公所請使者曰善為申院憲

如所請蘆商踴躍捐資庀材經始不月餘而落成余嘗過

之見夫濟濟公庭井然煥然即所謂虛謀集益之義也嗚

呼仁政入人之深移人之速顧若是歟雖然靡不有初鮮

克有終後之視今安知不猶今之視昔吾願諸商謀於斯

聖天子有加無已之洪恩賢使者惠愛長蘆之至意也是為記

義塚碑記

運使 張棟

議於斯棲風雨於斯永矢公心久而勿替無忘

蓋聞人死曰鬼鬼歸也終死之事曰葬葬藏也葬以藏斯

鬼有歸也停棺而不葬鬼無歸矣生者安乎曰不安然則

其忍而為此者也曰無地也無力也無地無可葬無力弗

能葬也停棺其非得已也嗟乎此陋俗之所以相沿而官

斯土者之所弗忍覩也天津地濱海又介衛潞合流之衝

形勢窪下每當盛夏大雨時行地多積水凡居民之貧不

能葬者。往往飄零淹浸。見者心傷。余承乏茲土。欲擇地為置義塚。而難其經理之人。適錢君蔭南。程君瑛。與余有同志。遂各捐廉俸為衆倡。衆亦樂輸以應舉。凡經營建置溝防封樹之事。皆屬二君任其勞。其地在津之西南隅。截長補短為頃一。為畝二十。並於塚旁構造數楹。備掩埋之具。設典守之人。經始於乾隆甲辰三月。迄七月而規畫乃定。先是有郡人李氏。捐地十數畝。周圍鑿坑。里中有倒斃無主之屍。悉葬焉。號掩骨會。其地與今塚毗連。而費出募輸。常虞不繼。今從錢君請。總兩處籌之。每年於商捐公項內。

動給銀一百六十八兩。源源支用。以專司事之責。成免募輸之紛擾。誠長策也。夫既有掩骨之墳。又設埋棺之塚。其為地已寬。且所需者一抔之土。所費者一舉之勞。其為力亦易。地寬而力易。而猶以陋俗相安。忍令死者飄零淹浸。為無歸之鬼也。民雖貧。必不然矣。事既歲。特立檔案於官。以儲經費。而備稽覈。其必於官者何。亦曰。此非徒衆人之為。而固

聖天子仁育萬民。澤及枯骨之至意。所為推廣於萬一者也。庶其行之可久乎。顧余今以憂去。而二君居官稱職。又將不次

而去所冀後之經理茲事者勉思所以繼之也爰敘其顛末而書諸石凡供是役者均載焉

詩

朗吟樓

王公弼

仙人黃鶴舞婆娑。飲吸長鯨醉踏歌。乾坤何處著雙眼。乘風偶爾來滄波。滄波江上看明月。劍星夜半寒光發。飛劍長空落鴻影。斷蛟剝兕戲溟渤。為問靈砂果可傳。願借仙人丹九還。仙人得道寸心裏。點石恐誤三千年。瓊臺紫府尋洞宅。好此樓居高百尺。大笑不知宇宙寬。仰臥尚嫌天地窄。黃公壚畔酒如泉。朗吟樓下多漁船。烹鮮浮白醉神仙。醉後詩狂欲上天。上天下地何所有。醉夢醒時仍問酒。

閒來樓上對仙跡。仙乎仙乎吾與友。

朗吟樓呂祖祠

王公弼

丹梯插碧枕。河流可是仙人居。好樓雲住乍疑蓬。島近月明還憶楚。江秋洞庭昔放雙鳧去。滄海今隨一劍遊。夜靜波澄聽唳鶴。醉驚珠斗豁吟眸。

驄馬行送任御史

珙視齋長蘆

朱彝尊

春明門外驄馬嘶。奚官新鑿碧玉蹄。紫茸鞞鞞錦障泥。使者衣繡行長隄。寒花露草烟淒淒。千樹萬樹楊柳低。津門此去三百里。來朝定指西沽西。長蘆鹽筴通青齊。君今乘

驄按左海。章綬不殊還會稽。我歌驄馬行。君騎驄馬去。明年策馬來春明。應記今朝送行處。

過滄州

王士正

春草千里合。春波兩岸生。迢迢新柳色。碧過北分城。

登津門稽古寺閣

高爾修

歲餘積雪苦凝寒。閒步登臨古寺闌。百雉金城窗外峙。一灣漕水坐中看。東浮烟霧蜃樓市。北起風沙燕塞巒。乘興欲窮千里目。

帝京遙在五雲端

天津夜泊

周綸

搖落悲秋擬問天。夜鐘岑寂纜行船。銀河無路看垂盡。壁月長空照自圓。京落弟兄憑短札。鄉園風物憶殘年。津河一綫通瀛海。遮莫仙山隔暮烟。

無棣城

胡惟一

無棣荒城何處尋。兒童指引到河陰。霸圖無改山川舊。劫火俄驚草樹深。點點寒鴉歸暮堞。行行野鷺起秋霖。人間多少繁華夢。瘦馬斜陽太不禁。

天津關用薛文清舊韻

查慎行

地勢東來一掌平。忽開官閣起崢嶸。風腥曉市知魚賤。客過嚴關喜篋輕。暮雨暗添丁字水。春陰低壓直沽城。雲帆轉海非難事。誰念東南物力傾。

桃花寺

查慎行

已過桃花口。再問桃花寺。獨客叩門來。老僧方坐睡。欲知春淺深。但看花開未。

舟次天津

曹鑑平

春月辭家出。津門入夏過。從知燕市近。還見海雲多。萬堞臨高阜。千帆蕩濁河。幾回哀雁度。鄉思更如何。

海光寺新河開成賦老泉水官詩韻

僧成衡

殿堂闢草莽。鐘鼓集人天。鑿渠三百丈。疊橋並駕船。船以泛巨浸。橋以俯澄淵。毒龍已弗制。况彼鼉與龜。潮音雜梵音。貝葉香風翻。浪花涌天花。天女來雙鬟。殷勤瞻古佛。獅象擁青蓮。安排成北海。還往多南蠻。朝霞映晴波。似旛還似旛。半輪浸微汶。如梳復如券。或來戴山鰲。或潛橫海鱣。水清竿莫釣。浪濶罾難扳。居民類蜃戶。過客比網川。藜蘆隱漁唱。高柳颺炊烟。斜陽一徙倚。風物儼鄉關。

宸章大小賜。巷曲長短編。斯河自千古。

天子同萬年。孰云九鼎重。巨力擎不難。馬駒大樹蔭。歸宗一味禪。後來其我知。努力圖光前。

之葛沽舟中雜詩四首

吳雯

曉日龍從近。直沽遙遙帆影出。平蕪眼前芳草衡。湘色只少春山叫鷓鴣。

雲母窗開水上樓。依依楊柳拂行舟。無端載酒彈箏過。都捲珠簾看不休。

短蒲沙帶退潮痕。花裏樓臺柳外村。暫歇吹簫倚雙槳。閒看絲網摘河豚。

海畔人家沙上居。長河東下又分渠。紛紛曬網斜陽裏。可有仙人孫賣魚。

觀海

吳雯

始識朝宗大。登臺觀廣洋。乾坤成頊洞。風雨失尋常。日照扶桑小。雲流太古荒。蛟龍通窟宅。魚鱉沒橋梁。一氣元精合。千帆島嶼長。飛仙如可接。鶴馭轉茫茫。

望津門晚烟

張坦

津門衍平疇。騁目數千里。落景延殘城。晴光碧于洗。一葉無端倪。灑然塵慮委。微風不滿林。波痕彌清泚。墟烟靄靄

生。萬縷散如綺。樓臺隱幕歷。掩映遙峯紫。瑞室吐火珠。金光浮兩涘。溪樹漾參差。青蒼蒹葭倚。水天不復辨。元氣混茫裏。遠觀崑崙霞。蒸蒸照赤水。近覲泰山雲。觸石膚寸起。素練雜紅綃。兩兩差可擬。烟光亦恒景。燦爛無如此。或云近海天。沆瀣遙相被。或云近丹闕。光輝騰瀾瀾。大造本自然。具勝在物理。遐矚當暝時。轉與朝嵐似。漸窺天鏡明。咫尺銀漢指。彷彿紫光中。飄飄來仙子。有志在凌烟。輕身騎赤鯉。

發天津

張坦

駿馬隄邊路。征衣拂曉晴。寒雲澄海浪。殘雪凍沙城。連袂
皆同調。辭親暫遠行。遙知吳地草。旦晚發春榮。

寄題臨津樓

儲在文

高樓迢遞俯河潯。檻外浮雲自古今。齊履舊傳無棣遠。禹
功惟見鬲津深。風生畫棟歸寒浦。烟滿璇題接暮林。何日
披襟攜綠玉。月明陂上動清吟。

非兮城

運使張璨

童子採藥來。相將凌扶桑。徐福誕妄流。大言欺秦皇。至今
非兮城。秋草填斜陽。

釣魚臺

張璨

昔時垂釣叟。避居東海廩。就養盍歸來。遂為王者師。始知
周家業。九鼎懸一絲。

朗吟樓

張璨

仙人亦賦詩。仙人亦飲酒。詩酒即仙人。仙人復何有。三過
朗吟樓。獨立空搔首。

馬跑泉

張璨

泉本地中行。偶為馬所得。名以馬跑泉。示以別鹵斥。勺罷
味餘甘。勿筮泥不食。

題院署後繹志軒

傅維祖

鵬翎迅疾乍離弦。雷閃星流堪洞堅。曾制驕猿號樹裏。更教飛雁落雲邊。道惟用直應無阻。志在持平自不偏。物理細參公意在。肯將如矢讓前賢。

九日奉陪莽大廷尉環水樓登高

傅維祖

半醉黃花酒。同登環水樓。波光足下轉。帆影檻前浮。西北神京壯。東南海氣秋。清飈吹兩袖。開府自風流。

題香林院

傅維祖

小春天氣暖。行飯到香林。流水西來合。瀛波南望深。樹凋

歸夢境。猿靜習禪心。暫對黃冠坐。喜無塵事侵。

登環水樓

魯之裕

鎖鑰津門柏府雄。牙旗秋漾碧波中。河通大海聲彌壯。人上層樓眼愈空。跋浪鯨鯢歡得雨。濟川舟楫快乘風。

堯天猶自憂昏墊。倚檻誰思度土功。

題莽大廷尉院署記後

魯之裕

莽公今純臣。明志以澹泊。歷官中外間。左右一無攬。

天子命巡蘆。以公執事恪。蘆固鹺鹵區。官廨易傾削。僉云弗美觀。議宜金與贖。公曰奚為哉。陋卑吾所樂。廳事視事耳。安在

事丹墜。爾商爾竈儔。比年孰不瘼。露處紛有人。吾何宴阿閣。食則屏肥甘。器則安鹽惡。惟期廣萬間。大庇茲羸弱。維春公出巡。羣情競荒度。不日攻之成。公歸視而愕。輒欲示後人。此記所由作。仁哉我公心。恤商至此若。夫人惟弗仁。奉身斯不約。奉約而心仁。詎至於民虐。予交公也深。予知公也灼。為公作好歌。以昭其大畧。寄語後來官。勿復恣恢拓。

題環水樓

沈儼

百尺烏臺俯碧湍。登臨每向靜中看。怒濤聲震疑排闥。駭

浪花飛欲繞。闌地近滄溟。思煮海時逢。熙皞慶安瀾。波臣退舍皆膏壤。一望平時眼界寬。

題莽大廷尉院署記後

沈儼

我公崇節儉。一解傲官邪。輪奐何須美。蓬茅亦可家。衆工趨葺治。公意懼浮誇。物力皆當惜。人情務去奢。理齟齬。自裕聽政吏。無譁衛。

國心彌切。謀身志肯賒。繕垣思保障。敷土護隄沙。涸魴沾波潤。哀鴻絕怨嗟。臣心真似水。

帝眷乃無涯。作法示來者。相期戒踵華。

題莽大廷尉院署記後

錢陳羣

公乎真愛商。視商如赤子。鎖解枕河濱。數椽仍湫庠。公笑而安焉。曰。豈商之使。自有利公者。多欲藏於己。往往量移時。并擋及床第。上好下必甚。其事良可鄙。我今奉

命來。詎可蹈舊軌。由來純臣心。澄白淨如水。一錢不欲名。以力挽頽靡。商衆感此意。頗厭纂組侈。先公而後私。了不煩笞箠。伺公視東郊。農事猶未起。鳩材繕公署。稍稍臻合美。公顧而安焉。曰。豈我之使。乃今既輪奐。我盍其紀此。俾後之來者可考而知矣。洎乎役將滿。故事易巡視。

帝曰。咨汝來。其無以易汝。錫女車服庸。晉汝總廷李。公益早夜思。所以稱

明旨。今年暑雨愆。廬舍多傾圮。尾閭不停洩。積水望瀰瀰。負襁無寧居。豈惟失耘耔。公設黔敖粥。赴者百餘里。劑盈而酌虛。治道得至理。我適奉母歸。扁舟十日艤。採風書其事。庶幾珥筆史。願公恢廣廈。煦覆同衣被。鈞樞運心衡。位望高百揆。詣公政事廳。僅容旋馬止。

夏日遊水西園次海昌師相原韻

錢陳羣

長河北下獨當門。笈簪先生著作園。此日停車逢夏五年。

時繫艇正黃昏。閒情未要鳴騶近。小坐惟聞乳雀喧。最愛
公餘成往復。藥欄曲徑一開樽。

將去心情欲少留。海天景物望中收。百年那得千場會。一
飲真當三日休。桃李無言成過眼。水雲有約話從頭。舊遊
緩步尋詩地。歷歷猶能記某邱。

題莽大廷尉院署記後

查奕楠

惠澤清操起涸鱗。坐令商竈盡迴春。數椽詎足酬公德。物
力猶煩詔後人。精純已釋身家念。去住奚分人我為。願假鹽梅濟天下。萬

間廣庇識無私。

正月九日過海光寺

胡捷

春郊策馬日初遲。正是沙平草淺時。澗道猶聞冰瑟瑟。溪
頭已見柳絲絲。談元入座翻新偈。憶往登樓檢舊詩。紅鶴
白松成寂寞。海天寥濶動相思。

九日登稽古寺閣

沈起麟

拾級登危閣。樞衣緩步行。驟驚飛雁近。恍覺暮雲平。屋瓦
如鱗次。河流似練明。試聽簷鐸振。空外忽傳聲。

天津

章琦

海氣忽吞城。潮來破浪行。到門舟上下。繞軸水縱橫。天意歸秋色。鄉心隔雁聲。載歌歛乃曲。別浦暮烟生。

鹽關夜歸

運使 蔣林

高城月出四天寒。樓閣如霞望裏丹。籠燭不須迎馬首。簾燈早已夾河干。魚鱗屋比千家小。雁翅船連十里寬。

聖代即今徭賦薄。津頭誰信客程難。

冬日過海光寺

佟 鉉

斜徑紆徐指梵宮。板橋村落畫難同。微冰凍積溪頭雪。枯樹狂號野外風。十里籃輿冬日暖。孤城蕭寺海天空。到來

為覓湯休話。人在茶烟牕影中。

天津晚眺

巡鹽御史 余 縉

秋原鳴絡緯。落日照黃花。渡口喧津樹。漁舟動遠沙。草深常鬪鵲。簷際尚留瓜。河渚中流隱。孤城雨後斜。田家三四媪。負子話桑麻。

觀滄海日出歌

李之嶧

曾陟虞山之峯。維摩寺中有楚僧。好談異咫尺。蓬山一島孤。幻影驚看曉日出。又聞岱宗絕頂之東嶽。扶桑夜午已堪辨。撼波一抹海天孤。倏爾明霞奇難篆。年來屏居滄海

曲竹雨松風隨斷續。披露坐玩玉繩明。烘牖臥酣羲輪旭。
懶軀無匹亦無醫。食貧有道差可辱。喜隨驄馬侍御踪。更
追花磚學士躅。地平競頌海無波。天成欣覩燭調玉。九歌
勿壞六府修。臣力當竭臣心篤。荒度經年溟海濱。衝泥揭
水隨鴻鵠。一朝信宿海上村。海風吹我爽如浴。南瞰北兮
城。徐福一去。燐火走青。北望麻姑臺。方平何處雪浪成堆。
吁嗟乎秦始皇。漢武帝。英雄天子氣蓋世。經國不知稼穡
艱。海上求仙究何濟。我

皇御世。陟禹迹。彈力溝洫。諮碩畫。夢卜良弼。度有人。多士雲蒸。爭

奮翮。霑塗不識微躬勞。探奇子夜來。沙磧蛤蠣灘。潔如雪。
風潮音。迅若決。遠星歷歷忽明滅。此時漢影正西垂。此時
蛟舞鼉猶咽。漚鳥忽驚飛。且鳴。東來一炬紅。勝血橫如大
火流。莫追。升如立。電光轟掣。蒼龍閃目。鰲燦睛。象緯笑指
啟明徹。須臾巨浪如擁銀。又疑玉塔影倒結。琉璃世界水
晶宮。月晦見月真奇絕。天光欲曙海氣寒。黑雲匝布如屏
列。微茫漸覺星光疎。絳霧頓開綺霞撤。萬頃金波擁金輪。
燎原共驚光焰烈。轉瞬一躍尺五天。蓮花猶燦暘谷穴。誰
遣巨靈擘乾坤。陰陽互根萬象陳。

堯舜當宁化理醇。耕鑿千村作復息。梯航萬里尊且親。無分南北
東西四海秀。頑老稚貴與賤。同是葵傾就日人。

登朗吟樓

樊世翼

岡巒體勢聳河滸。三輔探勝此樓古。烘之以日扇以風。曾
駐雲輶留仙語。慨想終南學道年。白石青松冷伴眠。絳闕
元關通上下。氤氳呼吸注丹田。劍光如水復如雪。羽衣縹
緲隨明滅。吟殘皓月和清風。數聲清籟九霄徹。乍似龍吟
出深潭。遠如鳳叫破烟嵐。劉琨孫登今總在。塞上蘇門詎
可參。帆影悠悠流夕照。驚鷗駭鷺隨飛棹。滄波不盡滾滾

來。猶似聲聲學長嘯。贏得人間一日閒。藤杖芒屨任往還。
獨對遺蹤思古調。宮商長繞畫梁間。

天后宮

于廷獻

驅使封家十八姨。龍洋鯨浪坦如夷。三津宮殿同瞻仰。萬
里帆檣盡指迷。彩蝶祗今來海舶。神鴉終古拂靈旗。
聖朝重譯爭修貢。呵護傳聞事更奇。

過西沽戍臺

胡忠楨

客路蒼茫外。殘陽隱堞樓。崇基接大野。孤影鎮長流。海氣
蛟龍靖。人烟草樹稠。太平無戍角。牧笛入清秋。

三水中分

天津知縣

張志奇

颿帆葉葉下津門。亂水縱橫海氣昏。合處那從辨源委。分
流終自見清渾。

七臺環向

張志奇

畿輔巖疆有駐師。七臺碁布自厯屨。時清無復驚烽火。盡
日靈風捲畫旗。

溟波浴日

張志奇

海門東望拱神京。萬里鯨波靜不驚。極浦方看騰紫氣。樹頭
倏已挂金鉦。

洋艘駢津

張志奇

一水森茫浪拍天。吳儂畫舫蚤人船。
聖朝何意通蠻貨。自為觀光近日邊。

浮梁馳渡

張志奇

萬國輪蹄盡此經。方舟鐵鎖壯金城。澤梁無禁行人歇。聞
聽關門鼓角聲。

廣厦舟屯

張志奇

亭亭依岸艤

龍舸碧瓦參差照綠波。

長蘆鹽法志 卷一八詩
玉輦不來春樹長。遊鱗爭比舊時多。

南原樵影

張志奇

城中鴛瓦碧粼粼。極目平原遠市塵。古徑寒林樵擔出。分明摩詰畫中人。

西淀漁歌

張志奇

瀾漫野水集漁舟。網得金鱗發棹謳。斜日微風吹過岸。一聲聲出白蘋州。

過慶國寺

萬光泰

去海無百里。河流何滔滔。午風既云息。晚潮亦已高。精藍

濱水涘。訪古恣搜撈。山僧不解事。斷石填牆濠。呼羣曳碑出。春蚓迷秋毫。聲牙交口讀。汨漚澄泉洶。嗟嗟古遺籍。幾

輩理蓬蒿。唐宗昔雄武。跨海橫征艘。寺繫唐太宗征高麗回息士處俗名挂甲

寺青萊沸雷鼓。平壤鳴霜刀。幸也得勝返。虎旅辭伏戎。不

然亡隋續。世事紛牛毛。

國家耀文德。箭箠弓亦橐。不懸魚門冑。寧試楚練袍。寄語太平民。無棄耕桑勞。

節烈四婦歌 有序

查禮

天津舊有三婦合葬焉。一為譚某妻陳氏。一為阮某妻

諸氏以烈死一為趙某妻裘氏以節死乾隆元年八月十八日金振妻丁氏無子視夫含殮畢旋殉柩側里人請諸當事與三節烈合葬稱節烈四婦云

君不見文文山作正氣歌津城節烈何其多父老向予說三婦往往涕泗為滂沱二婦不受彊暴污秉貞浩氣還太和一婦食貧甘苦荼冰心鐵骨玉為質不羨膏粱華腴珍羞羅凡此稜稜不可屈堪比蘇卿持節牧羊坡三冢壘壘一杯土文二碑碣字不磨碧天霜月何皎潔羞照人間含羞妖冶嬌翠娥聞風興起金氏婦夫歿無子奈少何照見

古井水不波泉路匪遙矢靡他里巷聞之各酸鼻莫不心欽足頓手摩挲嗚呼從來烈節天所鑒公道在人相護呵今茲四婦合為一各行其志同香窩

聖世采風重節義表厥宅里樹婆娑豈無鬚眉愧柔骨高風松柏同巍峩

望海寺

查禮

殿角曠曠寒日明憑高迢遞見蓬瀛河分九派門前合潮送三山檻外迎煙靄有時浮刹影霜天無際徹鐘聲回瞻宸翰光華著長使波濤晝夜平

中元登海光寺樓寫望賦得八庚

查禮

暑退涼初至。登樓客思清。魚簾橋外密。稻隴寺前平。雲起連潮色。風過帶磬聲。佛香吹不斷。斜日射孤城。

渡子牙河

河西岸即太公祠

查禮

逝者如斯晝夜流。蒼茫百里向滄洲。渭濱無復西周土。父老翻思北海儔。籠岸烟寒鮭菜艇。沈波月墮釣璜鈎。舟人指點崇祠在。不獨千秋姓氏留。

西沽晚歸二首

查禮

西沽水冷野風疎。艇載茶烟并束書。斜日半林秋柳外。荻

花深處賣鱸魚。

石橋西畔斷霞浮。豆子甌邊晚市收。獨坐船頭看雁過。數聲啼破海門秋。

正月十日海光寺放魚用東坡西湖放魚韻

查禮

冰底拾魚如拾塊。隔冰鞭水如鞭背。冰開水活魚拔泥。一道渾流橫似帶。野翁珍物恣朵頤。便擬攜歸充斫脍。可憐鬣損尾俱紅。更惜鱗殘首並碎。呼童鬻取全其生。脫命庖厨入淵瀨。駭鹿仍歸豐草間。羈禽重出雕籠外。雪消南郭

間相逐。舊事西湖偶成會。漁人曬網趁斜陽。月吐寒光照東海。

文中子墓 有序

王又樸

墓在靜海縣河西南。舊東城縣之崇德鄉。俗名崇先者也。相傳父老清明日澆奠墓所。然免絲燕麥。動搖春風。而馬鬣不可復識矣。歲丁亥。耕農土中得斷碑。復誌其墓。有金生者增築之。遂巋然成墳。余小試過此。拜墓下。求讀其碑。已半剝落。有慨乎中。賦以弔之。

先生卜地是何年。此日聞聲拜墓前。古穴蟻封衰草下。黃

昏鴉噪白楊邊。斷碑猶識千秋事。野老還焚一陌錢。大德由來堪不朽。肯教埋沒在風烟。

三岔河口

王又樸

千里長河盡。人傳是海門。地當平處拆。水統衆流尊。立浪魚龍怒。奔潮星斗翻。憑陵常落魄。何處覓真源。

書張孝婦傳畧後

周焯

不惜冰肌療病身。鸞刀引處感蒼旻。世人莫謾訾愚孝。有智何曾益爾親。

延師無力痛翁貧。中壺居然絳帳陳。今日小郎談舊事。辦

香猶祝解圍人

沈貞女詩八章

周焯

幽間季女行賦于歸翩翩比翼未偶分飛
 修短匪人允由天造既奪我儀胡不我告
 所天惟一秉心無貳敬達雙親俯鑒我志
 兄弟不知曰恐身殉厥志未完敢蹈白刃
 詰朝卜吉往之夫家謝彼羅綺易爾衰麻
 入室悲摧鄰里心惻仰見姑嫜截然飲泣
 飲泣云何痛觸姑感子職未終聊代我特

心結青松行契蒼昊季女幽間守貞以老
 孝子辭五章為張紫垣作

周焯

事驚人符常理銀管書之空前史伊何人張孝子

母病劇盧扁窮綿延三百六十日夜夜禱蒼穹

籲帝已祈佛靈書貝葉指血零藏之藏經閣後世傳為孝

子經

哀哀母病膏肓中叩天叩佛兩俱空孝子苦無計直欲一
 身從

母既殂名何用門前坊愈高孝子心彌痛

弔殷貞女二首

周焯

貞女天津人。適同里邢某。邢母素有穢行。百計誨女淫。不從。遂沃以沸湯。身無完膚。太守劉公聞其事。遣尉詰之。貞女終不言。閱數日死。

一室薰蕕品。自分趨風狂。犬謾狺狺。清冰肯受蒼蠅點。貞玉從教灼火焚。寃可大伸終欲茹。肌雖全腐亦常芬。衛安門外添抔土。自此人呼五烈墳。天津西門外舊有四烈墳。貞女葬其傍。

百計摧蘭不忍聞。終能皦皦出塵氛。男兒幾箇甘湯鑊。奇節何關飲典墳。事雪已消通邑憤。傳成爭讀使君文。須知

法網從來大。不肯窮搜狐鹿羣。

觀海

周焯

百里家鄰海。乘閒此一遊。茫無觀水術。陡起望洋愁。積浪千重霧。遙帆數點鷗。三山渺何許。我欲問浮邱。

冒雪遊海光寺

余懋檣

同雲籠四野。出郭度荒塍。獵馬遙衝雪。潛魚冷鑿冰。烟深不見寺。橋盡恰逢僧。我欲窺瀛海。危樓且獨登。

輓貞婦殷氏

張晉生

君不見百尺樓中身一擲。又不見望夫山頭化為石。從來

貞節亦有人。殷氏心跡光。竹帛命不逢。辰自幼孤。秉性端
莊家清白。結褵誤中媒。氏賺姑。趙淫穢苦促迫。里巷憤憾
氣不平。作為歌謠傳街陌。太守劉公素精明。遴員委婉核
其真。絕口不言夫姑惡。含冤隱忍屈莫伸。弱質村閨正氣
存。不愛繁華便貧生。折磨縱苦身何玷。矢志靡他命亦輕。
越日身死畢此志。舍生取義邁等倫。十七春光隨逝水。魂
依杜宇潛悲辛。賴有賢明張明府。秦鏡高懸盡得情。觀者
如堵共稱快。從今草木亦知名。天乎蒼蒼日月黃。如何私
照激烈傍。凜若冰霜潔如雪。特申大義明綱常。昔年殉節

暮衣冠。今日完名巾。悵香噫。人生百歲皆有死。此婦獨與
天地相久長。

春早渡西沽浮橋即目偶成

天津道

張坦熊

農事方興作。鳴騶出郭聯。馬蹄波影上。人語曙光前。臺笠
東菑雨。笠簷西浦烟。太平原有象。休說長官賢。

張節婦輓詞

黃謙

娟娟弱質。入門而壑。新篁有節。古井無波。

天津賑恤行

博爾和

乾隆二年夏之半。時雨稍違。

聖憂早捐租

鳳詔頻下頒復籌賑恤勤

宵旰欲溥甘霖潤枯槁敬宿齋宮誠致禱宮懸雅奏撤咸英大官御膳辭珍好七省軍儲飛轉軸截散

天庾百萬斛善氣歡聲宇宙盈大地生民全比屋入秋汎水溢河

流更

頒府藏修村塾巷戶堅完釜有糧荒年更比豐年足小臣奉命出京師監理漕儲適覩之不知普遍承恩者此生何以報無私

丁巳秋夜天津防汛與仝事勘工

武啟圖

行行相與到津頭兩岸垂楊映水浮暑色漸消開靜境河源可探定同遊一時清氣通閭闔永夜精誠貫斗牛歲月不妨隨俯仰冰輪先照海天悠

戊午夏秋靈雨河洶四溢津門地當下衝受淹偏重與丁

巳秋滂相埒爰誌憫災四章

天津知縣 朱奎揚

利盡魚鹽說水鄉力田何事每逢荒漏天十日懸鮫室破峽千尋瀉呂梁未雨拙謀殘牖戶逾年驚覩兩滄桑金穰火旱原無據莫謾踟躕問彼蒼

非緣萬壑未安流。南北爭趨滙下游。是處窪田同仰釜。去年陸地早行舟。占文寧謂偏私畢。辨土難期大有秋。涼德小臣慚負職。海疆兩廂

九重憂

一片波光望渺然。巨區撮壤可能填。頓消地力無毛土。羣

仰

天儲續爨烟。八載神功空禹跡。九河霸術擴齊田。天津為九河下稱。只今

疏淪如堪做。敢憚胼胝說距川。

滔滔四野歎淪湮。

帝澤汪洋更有餘。粟截畿南籌緩急。先奉截漕數十萬於津倉以備需用。商通關左

劑盈虛。偏災疊歲何堪命。

大賚回天奠厥居。慶爾生逢

聖明世。不教羸弱轉溝渠。

時雨初霽郊行志喜二首

朱奎揚

入夏炎熇烈。平時土欲焦。

恩膏重有詔。甘澤遂成謠。柳外扶犁出。橋邊舉網招。喜逢田父話

涼意劇飄蕭。

雲淨碧天曠。驅車為啟顏。蛙聲喧隴畔。日影澹林間。但卜

倉箱慶何辭。泥淖艱政成。非易事。民樂暫心閒。

淨慈寺

查昌業

亭亭慧日峯。招提在其抱。側足翠屏間。湖山莽寒照。午後一聲鐘。惺然發塵覺。昨夜山雪深。巖溜飛晴瀑。

先叔母浦恭人殉節詩亡失已久。吳東壁手書見示哀痛之餘作詩酬之。

查昌業

患難全貞烈。哀心自作銘。經年亡手澤。削跡痛幽冥。珍重書斑管。游揚播汗青。感君彰隱德。奕葉被芳馨。

謝同人褒揚家母苦節

查昌業

鴻篇今日錫鄉賢。敢望他時太史傳。憂患半生完苦節。詩歌一帙慰餘年。長叨鳳紙書銀管。不數冰桃薦綺筵。珍重琳琅藏古錦。翠珉留付子孫鐫。

堤頭晚歸

姜森

一棹橫秋水。蒼茫渡晚烟。雲陰融岸樹。燈火靜漁船。路怯新橋窄。村憐野潦穿。歸踪徒踽踽。躑躅斷流前。

西沽

施士鑑

停瀦郡西畔。解渤水東隅。橫帶五千淀。遙鄰七十沽。上游收潦涸。南泊瀉葫蘆。合作朝宗勢。平成溯禹謨。

泛望海寺至香林院觀衛白二河交會處 金相

停舟碧綺寮。憩跡青華觀。晴烟羃花積。宿靄延林散。緇廬

改新制。櫺楹溢璀璨。開門見大河。日夜納漫汗。京西三百

川。一氣總輪灌。呼吸走風雷。憑陵倒滄瀚。經營一失宜。鼇

鼉窟高岸。昏烏萬檣宿。晨火千家爨。保障有賢臣。園葵敢

興嘆。

扈從

御舟渡河

運同 孟 淦

黃黃河水流。六斗泥可計。我聞昔人云。是水來天際。天際

不可窮。到此分涇渭。撼波耀日光。一落千丈勢。波落忽橫
流。波回響澎湃。恍若駿馬奔。疾馳莫能御。又若猛虎行。山
林皆震怒。巨舟渡此間。劃然判其界。滾滾百里餘。滔滔無
阻滯。宛爾游龍游。游龍瞬息去。溯風聲不聞。洪濤勢以細。
靄然來黃雲。觀者如趨市。兒童走街巷。男婦不暇避。父老
皆歡言。萬年莫能遇。遇此萬年春。舉國若為戲。迢迢三千
里。余獨躬其事。

御舟至臨清守淺是夜水忽逆流舟從而去東人傳以為美談

云

孟 淦

自古臨清水。滔滔流西北。

龍舟來臨清。潺湲水無力。須臾蛟龍至。攜水中流逆。逆水送行舟。百里來頃刻。勢如萬山奔。洶濤欲灑灑。眼界曠然清。轉頭境忽失。時已過東昌。山暮日將夕。但聞東人云。臨清水仍洄。

孟公橋

家大人佐醴時所勑

孟 淦

昔年我作津門遊。津門滔滔津水流。中有長橋偃波臥。天橋宛若游龍游。橋長水長勢摩盪。石澗金隄光潏漾。烟蘆水竹秋滿前。千村萬落背還向。平湖油油碧於醅。潑洄十

里橫歌舫。津門士女來橋頭。橋頭如市。壹何壯。大車小車絡繹行。我時下馬歇郵亭。試問此橋勑誰氏。津門父老羣誇稱。誇說此橋非從古。太谷孟公所落成。落成到今三十載。此橋即以公為名。君不見橋之東南峻。第一碑。仁風惠政誰所遺。又不見河之西北兩岸木。森拱鬱鬱蔥蔥誰所種。而我聞之絕不言。徘徊徙倚橋之闌。縱酒放懷留十日。二三知己從追攀。歸來登堂告我父。津門勝事從頭數。我父聞之笑不應。扶筇極目臨烟浦。

帶經堂自題

孟 淦

陋室非新構。從今額小堂。鐘聲半戶月。雁跡一簾霜。石古塵封墨。書殘蠹滿囊。尚遺琴在抱。分付好收藏。
堂前亦可鳴琴即先大夫手額也

舟次望海

孟 滄

極目長窮坐小舟。浮天無岸水悠悠。半鈎月下千峯聳。萬頃波中一葉流。霧氣忽開通海市。山風初起罨重樓。石橋凌處今何在。曾否當年到十洲。

庭樹

樹在北司墀旁先大夫手植也

孟 滄

森然喬木已成林。為愛青蔥坐小岑。卅載向榮非有意。一

枝庇蔭到於今。漫趨庭下慙寒歲。偶過階前趁午陰。昔日鳴琴曾對此。不知果否是知音。
庭即先大夫鳴琴處

浮橋步月

孟 滄

連綿雨後水雲開。白板橋頭渡幾回。午夜星河空萬籟。平潮湧月海門來。

登觀海臺

孟 滄

觀海層臺上。遙天共水長。波搖涵勃碣。日動見扶桑。出沒雙潮地。空濛萬古鄉。魚鹽常賴此。極目意茫茫。

鹹水沽聞蟬

孟 滄

淺深沾上雨初收。特向津門放小舟。借得半帆風正好。綠陰濃處一聲秋。

孟公橋夜眺

孟 淦

信步浮橋上。茫茫眼界清。月殘村舍黯。風定海潮平。穩渡先公跡。安瀾赤子情。坐聽垂釣者。還說舊家聲。

丁貞女詩二首

崔緒振

蘭蕙期同秀。吾生何不辰。未為比翼鳥。便作未亡人。成此百年信。來辜懋帳新。哀哉慈母別。忍淚向蒼旻。未識夫君面。誰言恩愛縈。守身惟見義。大節不關情。休道

九泉隔。應憐太璞貞。清風傳海宇。萬里達蓬瀛。

初夏與顧方來羅近齋晚登玉皇閣

查善和

昔聞古剎城之東。中有高閣凌天風。二客携手相呼引。足履危梯雙睛矇。攀援有如猱升木。輾轉不異鳥入籠。須臾山河大地見。如駕鵬翼憑虛空。是時昏黃冰魄湧。金波尚弄海水紅。長河繞郭千里瀉。高城枕水百雉雄。俯視廣廈千萬列。謂是大賈王侯同。吁嗟此身一稊米。蟻穴富貴如轉蓬。登閣足令須彌小。牛角何必相戰攻。持此欲問泰山叟。奚事驅車咨龜蒙。

行宮初竣恭賦

查善和

七十二沽古水鄉東連巨浸波濤長間有池館開道旁參
天萬柳秋蒼蒼潞河日下遙相望舳舻千里啣帆檣清波
一棹隨風颺濯纓令我思滄浪

天子重念薄海疆

詔疏禹績傾倉箱視民所在如有傷

翠華親駐臨康莊百工子來畚鍤忙平蕪不日起畫梁溫宮窈窕
達洞房曲院掩映通修廊闌干鏤玉棲鴛鴦殿閣錯金蹲
鳳凰其西綠竹交琳瑯清颺習習水榭涼萬絲烟雨垂弱

楊俯瞰十畝方池塘松濤過耳同笙簧飛樓仰視雲中翔
中臥古柳山之陽癰腫何止千歲強海棠一染

天藻香

有書海棠廳御

春風特地驕紅粧遙憶來年時

省方水菟三月魚龍藏河伯不敢恣狂猖

御舸中流飛蓋黃羽林雲屯鷹隼揚森立豹尾輝旂常比來經
始雜士商觀者不禁如堵牆徘徊徙倚等望洋神色飛動
空徬徨扁舟歸去興未央霜天新月烟蒼茫

劉節女

查善和

女為海豐場之竈莊人八歲夫沒以父母無子忍死奉

親十四年。媒妁欲奪其志。乃死節。同人以詩文弔之。死非甚難事。惟其義之難當。其就死意甚烈。千人駭目。萬口謹。豈知經營死之所。柔腸一日千迴盤。快然仁至義已盡。其心乃如古井之水。不復生波瀾。我讀劉女死節事。此事未可作烈觀。八齡何知從一訓。其人未成其天完。飲泣吞聲十五載。惟孝與節兩不刊。豈若世間殉名輩。外則甚彊中已乾。艱難宛轉卒償志。勝彼豫讓之報智。伯荆軻漸離。酬燕丹。士夫好奇辨一死。聞其說者膚毛寒。吁嗟乎其死之烈。何慷慨。其生之心尤辛酸。

春日西沽晚眺

金銓

佳氣自相招。聞吟過石橋。昨朝足春雨。一夜長青苗。岸柳低殘照。墟烟帶晚潮。興闌歸步緩。處處見漁樵。

大沽觀海

天津知縣 李符清

蒼茫海氣接長空。蛟室龍堂縹緲中。萬片風帆天上落。疑從雲際看飛鴻。

海光寺晚眺

李符清

三津風物似南天。徙倚高樓思渺然。七十二沽秋水濶。夕陽爭放打魚船。

淀河即目

李符清

兩岸垂楊挂落霞。捕魚小艇傍人家。聞鷗也畏忘機者。飛入前洲蘆荻花。

王貞女 有序

李符清

貞女王秋坪觀察之愛媛。余姻親莊栗堂運同之子婦也。未嫁莊生歿。貞女誓不改適。栗堂聞之。迎歸以哭。夫致疾未幾卒。

貞女瑯琊王清門嫺禮儀。幼許字莊氏。兩小未結褵。父為觀察。舅運使。問名納采。加儷皮。誰知鴛鴦鳥。雄歿惟存雌。

解一莊生翩翩正少年。玉樹中折吁可憐。凶訃來到門。貞女

聞之掩袂涕泗連。生已許作莊家婦。豈以既死忘所天。生

當奉君舅死。當下從地下黃泉。解二未嫁夫死。文載禮書。斬

衰而弔。既葬而除。貞女豈必不知此。至性所激。禮可踰。解三

從一而終之。死靡悔。耳中但記莊生名。此外何曾有連理。

妾心已作枯井水。解四阿舅大歡喜。歡喜復酸辛。備禮迎歸。

是日觀者填通津。憑棺哭夫壻。上堂奉晨昏。貞女令稱未

亡人。解五婉婉溫恭。幽閒窈窕。未事先姑。克和邱嫂。六親仰

之。女師女表。解六人謂貞女宜享修齡。豈知貞女不願生。百

年一瞬總歸盡。松柏彫矣留餘青。七解生不同室。死則同穴。
 夜臺庶可慰蕭瑟。雖死之年猶生日。吁嗟乎貞女烈婦合
 為一。我為歌之永貞烈。八解

紀

恩詩

乾隆三十六年

聖駕巡幸天津蒙

恩賞朝珠貂皮緞匹荷包等物謹賦詩恭紀

拔貢生臣 朱 晉

聖主當陽日。羣公輯瑞年。省方畿左輔。問俗海東偏。耆老瞻

龍仗。商民拜

鷁船

恩綸中使出。

錫賚尚方傳。珠串牟尼燦。豐貂潤色鮮。花分文綺疊。佩結紫囊圓。

共沐

恩施普。還期報稱虔。章身真浹髓。濡筆紀瑤編。

乾隆四十一年四月

聖駕巡幸山東

回鑾幸天津蒙

恩賞墨刻九老會詩貂皮緞匹荷包等物謹賦詩恭紀

生員臣

郭淳

鑾輿旋蹕涖三津。到處歡聲擁萬民。共仰

天顏知有喜。爭傳

異命復重申。引年好續唐賢社。勒石欣看

聖藻新。捧到珍裘殊翡翠。擎來美錦燦麒麟。玲瓏珮結金絲艷。搖

曳囊依紫綬。勻總為

至尊符樂愷。遂教

恩錫逮冠紳。藏之什襲誇東壁。報以歌謳叩

北辰。共戴

皇仁叨

寵渥無疆長奉萬年春

乾隆五十年正月

恩宴千叟於

乾清宮蒙

恩準入宴

賞墨刻千叟宴詩如意壽杖緞匹錦絹紙筆墨硯烟壺荷包等物

謹賦詩恭紀

舉人臣 楊伯璵

壽字開

皇極

推恩紀大醜

法宮森洞啓黃髮儼前趨禮數寬逾謹珍肴美更腴何期登

禁苑竟爾飲

天厨既醉方申祝傳

言若唱臚

鴻文千叟宴錦軸滿囊珠如意憑歡舞筇枝許共扶三英宜作服

四寶愧研朱更有連城品還同繡纈俱一時齊下拜

九陛聽嵩呼時際青陽暖年逢大衍符葵衷無以報獻

壽頌璇圖

乾隆五十三年二月

聖駕巡幸天津蒙

恩賞宴於

柳墅行宮並

賞朝珠貂皮緞匹荷包等物謹賦詩恭紀

廩生臣

王有源

別館臨畿甸春和肅綵旄江花依水發御柳拂雲高遇

賞因開宴啣

恩遍

賜醪坐依

仙仗近歡戒語聲囂豈獨分甘渥還同錫貢叨彰施真藻采

寵賚勝綈袍祇以葵衷切常承

黼座褒飲和兼食德謏劣愧濡毫

乾隆五十五年八月恭逢

皇上八旬萬壽長蘆淮浙各商恭辦

慶典祝

釐仰蒙

特恩賞看大戲於

同樂園自辰至申刻漏五轉蒙

賞克什三次乳茶清茶三次得觀萬國來朝普天同慶等戲劇草
茅欣邀

異數頂感難名謹賦詩恭紀 柏梁體二十八韻

拔貢生臣 朱晉

歲在庚戌之仲秋

聖人萬壽符箕疇八旬行

慶施惠周蠲租減賦

愷澤流五風十雨年豐收四民康阜遵道由普天率土呈共球鹽

絺絲泉通車舟長蘆三輔連

皇州山呼厠列封人儔

詔許中禁隨娛遊席地列坐

恩殊尤

園開同樂排伶優飛仙伽利臨瀛洲烏衣卉服兼罽裘崢嶸

海市森蜃樓儼然王會圖傳郵八風諧暢音和柔頻

賞克什臚珍差雲漿霞乳盈磁甌三清玉茗香氣浮自辰達申五

轉籌小臣頂戴

天恩稠草茅培植逾薪樵涓埃浹髓何能酬含哺頌叶康衢謳

昇平億萬

福祿道永與

天地同其悠

廩生臣 張永銳

維

皇建極盡朝宗

壽宇宏開拜

九重南朔貢琛襄

盛典臣民祝嘏慶時雍。臚歡正慰康衢願。

錫燕欣看樂部從。方聽簫韶諧律呂。俄驚曼衍戲魚龍。冠裳輻輳

圖王會。草野趨踰識

聖容。香茗捧來仙液貴。珍饈分處膳夫供。頻移刻漏傳銀箭。屢啜

醍醐玩玉鍾。坐久幾忘依

闕近。歸遲更覺受

恩濃。躋堂漫詡當年樂。在藻真誇此日逢。長紀賡颺絲億載。

太平歌舞遍堯封。

乾隆五十九年

聖駕巡幸津淀長蘆商人臣宗澄承修

御舫交送至趙北口差次得隨鹽臣徵瑞跪迎

鑾輅恭覲

天顏謹賦詩恭紀集唐人句十二韻

廩生臣 樊宗澄

睿德摠無邊李觀風五教宣張說發生同化育許敬宗舞詠溢郊鄗杜審

言 都邑羣方首張說 魚鹽舊產傳沈佺期 天津轉明鏡裴守金

岸引行旃李敬立

駐輦華林側太宗 橫舟淶水前李百藥 油雲陰御陌虞世南 梅雨灑芳田

太宗 柳色勻三月李百藥 歌聲徹九天盧照鄰 拜迎彌道路杜審言

率舞悅

堯年胡元範 莫以崇班閱杜審言 欣逢榮耀全宋之問 類從皆有

召蘇頲

王道固無偏張說

寵命垂天錫源乾曜 康時洽賞延杜審言 顧惟誠濫次陸堅 微物荷陶甄

杜正倫

乾隆五十九年

聖駕巡幸天津蒙

恩賞墨刻十全記墨刻十全老人之寶說

御書福字貂皮緞匹寧綢帽緯荷包等物謹賦詩恭紀

廩生臣 樊宗澄

無逸

宸衷切

時巡豈憚勤。允符千載治。

親灑十全文。

錫福同中外。承

恩及組纁。冠纓齊耀采。囊佩總含芬。懸壁蛟龍護。開函艾納薰。便

蕃思寸補。

寵眷信稀聞。

聖德天行健。微躬喜色欣。同聲歌湛露。拜手望彤雲。

乾隆五十九年恭逢

聖駕巡幸天津得隨鹽臣徵瑞恭辦

行在宮門差務仰蒙

恩準加級並蒙

賞克什謹賦詩恭紀

長蘆候補知事臣

高泰瓚

近畿

時邁駐瀛津。淑氣陽回柳。暨春五載欣。重瞻

日月。九霄掄值傍。勾陳叨承克什分。甘永優叙微勞。晉秩頻何幸

小臣逢

異數擬將高厚頌

洪鈞



